

版權 賽事先行者

源於奧運

距離6月11日美加墨世界盃開幕僅剩約一個月，進入決賽周的48支隊伍已邁入最後備戰階段。各方球迷與分析機構普遍認為，今屆世界盃冠軍最有可能由目前FIFA世界排名前十中的強隊產生。

根據最新數據，西班牙奪冠機會率最高，達16.02%，賠率5.5倍，這個結果主要得益於2024年歐洲國家盃的強勢表現；法國則排第二，機會率12.54%，賠率6.5倍，該隊曾在2018年及2022年兩度殺入決賽，可惜均屈居亞軍；緊隨其後的是英格蘭、巴西、阿根廷、葡萄牙、德國、荷蘭、挪威及比利時。而球迷最關注的焦點，莫過於美斯能否再為阿根廷衛冕，以及C朗最後一次世界盃能否圓夢稱王。最終誰能捧起大力神盃，相信要到7月19日在紐約大都會體育場的決賽才會揭曉。

有幸買到門票的香港球迷可親臨現場，感受4年一次世界盃的氣氛，而其餘大部分球迷則會守在電視機前觀戰，相信大家所感受的激烈氣氛不會多讓。

目前內地球迷最關心的是轉播安排，筆者撰文時，中國內地的世界盃版權仍未落實，預計短期內會有結果。過往新加坡曾購買4場直播加每日精華，今屆擴軍

至48隊，共104場比賽，版權費勢必大幅上升，但能否被市場接受，仍是疑問。世界盃版權費一向高於奧運，主要因收視率及廣告收益較高。但在當前經濟環境下，版權費不宜無止境上漲，作為體育傳媒人，同時作為一個資深球迷，筆者亦希望各方能盡快達成合理協議，讓全球球迷可順利欣賞這4年一次的體壇盛事。

雖然世界盃轉播相對單一，只需專注足球一項賽事，相比奧運同時進行多個項目要簡單得多，但要做好轉播，同樣需要提前一年落實版權，及早規劃工作人員安排、評述席、國際廣播中心、器材運輸及當地後勤等，若落實版權過遲，商業廣告銷售亦會受影響。

今屆世界盃在美洲舉行，對香港及亞洲時區相當不利，多場比賽將在凌晨時段進行，加上首次擴軍增至104場賽事，實力較弱的球隊增多，在淘汰賽前收視或受影響，預料只有進入淘汰賽階段後，大眾關注度才會明顯升溫。無論最終由哪支球隊捧起大力神盃，2026世界盃已成為足球史上最具有規模與話題性的一屆，對球迷而言，這不僅是一場賽事，更是4年一度的全球狂歡。

希望版權問題能盡快解決，讓全球觀眾包括香港及內地球迷，都能夠盡情地享受這場足球盛宴。

方寸不亂

「五一」黃金周，西貢東郊野公園的鹹田灣又熱鬧起來，不少內地遊客選擇到此「指定營地」體驗露營樂趣。星光下，數以百計的七彩帳篷，蔚為奇觀。

政府漁農自然護理署派員駐守巡視，除了宣揚保護海洋訊息，亦對亂倒食物殘渣行為罰款，但因為不少露營者在沙灘煮火鍋，食物殘渣堵塞公廁水盆，故需要深夜派員清理。作為熱點的「指定營地」，對遊客的指引、配套需要更進一步。

政府計劃在「十一國慶」黃金周前，在部分露營熱點推行試點計劃，針對特定旺季，引入預約制度、收費模式，確保資源公平分配，有效控制露營人數；遊客如能網上預約，安心做個「有營人」，旅遊安全更有保障，香港郊野環境得到保護，名聲更響。

經過網紅吹捧後的鹹田灣，據說有「仙境感」。我們就是摸不着頭腦，郊野海岸怎麼吹來了「仙氣」，一下子變成了旅遊打卡熱點呢？鹹田灣並不是傳統度假海灘，只是野生海岸，簡陋的木橋，簡樸的土多，但能滿足遊客的體驗。它和麥理浩徑、大浪四灣、遠眺蚰蛇尖等元素相連，內地朋友對西貢情有獨鍾是有道理的，這裏確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野生海岸，世界地質公園，六角形火山岩柱、四億年沉積岩、紅樹林生態、客家村文化……遊客於鹹田灣露營後再健步，就變成很立體、多層次、很有成功感的體驗了。

數年前曾到過鹹田灣健步，從北潭涌坐的士，到萬宜水庫東端西灣亭，步行到鹹田灣，再繞山路跨過山坳北行，行行重行行，有前無後，中途無退路，「苦行者」的我們，但見「飛行服務隊」直升機盤旋找尋求助者……真有點衝動揮手求助；好不容易至赤徑，才有機會乘渡到黃石碼頭，再轉巴士回西貢市區。

因為體力消耗太大，同行朋友有隱性心律不正，突然面青唇白，幾乎掉了性命，幸好經休息調整，行畢全程，如果當時求助「飛行服務隊」，那麼此行便成了名副其實「海、陸、空西貢一日遊」了。經此一役，不敢再挑戰自己的體力，當然，壯健者另當別論。

香港旅遊資源豐富，以前郊遊地點，都集中在新界東部的西貢、吐露港及大嶼山，但隨著新機場及新市鎮的開發，昔日大嶼山自然風貌不再，現在西貢東部數灣成了焦點，面臨訪人數位急增、海岸生物被挖掘、自然生態遭踐踏等危機，如果保護不到位，前景堪憂，政府推行試點計劃，保護野生海岸刻不容緩。

有車階級 活得自在

七嘴八舌

香港不少廣東人，家鄉都是散落在各二三線城鎮中，中山、開平、恩平、順德、佛山、南海、肇慶、三水等，每當假期都是回鄉省親和覓食的時候，大家都喜歡食家鄉的走地雞、燒鵝、有機菜、新鮮魚、豬雜，因為廣東廚師的技術不差鑊氣夠，加上食材新鮮，所以食物一般都不令人失望。

親戚朋友對不是常回去省親的客人都很客氣，會盛情招待，他們不會只是帶你去樓下餐廳食便飯，而會找一些特別的地方，不是一些隱蔽的私房菜，就是在一些活化鄉村或工廠的餐廳，而且裝修很注重特色，始終打卡文化是內地發起的，怎可以不弄到吸引眼球？

分享一下親身體驗，朋友的女兒夫妻在佛山當教師，知道媽媽的香港朋友到訪，特意選擇有特色的地方款客，一行人便開車去陶舍家宴晚餐。這個由位於南莊鎮紫洞三華村的舊汽水廠活化改建而成的餐廳，是個園林別院，供應的有傳統順德家常菜，也有創新的粵菜，多種烹調雞、鴨、海鮮的菜式，例如土灶檸檬鴨、泡椒絕味牛肉、枸杞頭燉魚等有40多款，菜的味不用擔心，價錢由30多至一二百一個菜，也不算很便宜，但比香港便宜些。

重點是氣氛，走進陶舍家宴，見到他們紅磚牆、水泥地，舊廠房的

牆壁上，仍留着歲月的痕跡，特別掛上舊廠房舊圖片給客人對照了解，也有帶有傳統家鄉味的書畫，相信是希望多些年輕人外出食飯不要忘記帶家長，鼓勵家庭聚會吧。而一間間廠房車間變身獨立的用餐房間，這裏新裝修卻與古早味完美融合，有一種獨特的美感和舒適的氛圍。舊汽水廠已經成為具特色的美食莊園，給人留下很好的印象。

相信內地各省市這類舊屋、舊工廠大廈成功活化的例子不少。倒發現雖然內地活化村落、工廠一般都是遠離市區，餐廳仍客似雲來，感覺主要是內地小康家庭基本上都有一至兩台車，開車返工、送孩子上學都車出車入，這對出行極方便，有聚會發起人一聲去某處，大家就各自駕車去匯合，普遍都不用煩交通問題。不少人都是有車階級，假日自駕遊成常態，人人活得很自在，這是香港人感受最大的。因為香港人養車難，泊車費貴，難以成為有車階級，偏遠處也難有完善公共交通工具服務，這也限制了發展郊外生活區，實難與內地比。



陶舍家宴改造前舊屋。作者供圖

陶三姑做大主角

翠袖乾坤

看多了瘋狂撞車打鬥的動作片，想寧靜一下，最好是網上尋找一下舊日黑白粵語片。雖說近千部舊日粵語片題材大同小異者多，但從小異之中淘寶，也不時令人有意外的驚喜。

日前就看了1952年的《香車美人》，片中吳楚帆和紫羅蓮、白雲、麗兒雖是排名最前的演員，可是大主角吳楚帆和紫羅蓮，反而出鏡不多，尤其是吳楚帆，出鏡少到幾乎等同配角，居美導演趙樹榮神來之筆，幾乎三分二膠片給了甘草名單中的陶三姑。

粵語片觀眾無人不知陶三姑是個永遠收不到租卻無人同情、百分百可憐的包租婆，可是趙導演就是像捧新人般給陶三姑來個翻身新形象。片中她飾演為人樸素、洗衣養家的梁芬阿媽三姑，有天從其中一件無人認領舊衣中搜到一張馬票中了頭獎，一夜之間成了富婆後本性爆發，愛靚車、愛時裝，穿過的時裝，其他影片的女主角都沒她那麼多。

成為小富婆之前的三姑，安貧善良，每次見到女兒紫羅蓮和救護員吳楚帆拍拖，總是依牙笑臉甜到入心，

心目中早就認定吳楚帆是她未來好女婿。但是中了馬票後一開臉就變，出入皆是豪華房車（看片名以為香車美人是紫羅蓮，原來導演跟觀眾和陶三姑開了個玩笑），她不只愛車如命，而且生活狂奢極侈到判若兩人，開始看吳楚帆不順眼，說吳楚帆窮困沒出息，配不起她女兒，還游說紫羅蓮另找對象。

片中陶三姑惹笑演技發揮到淋漓盡至，真是一部罕見以牡丹陪襯綠葉的奇特電影。據說陶三姑從事電影之前，年輕時曾以「銀老鼠」藝名當過花旦，難得趙導演別具心思和勇氣，人盡其才給予三姑大顯身手。

多看舊影片，令人感到驚喜的是，原來名導演、大明星也有過與他們名氣不符的作品，之前未經放映的「倉底貨」，就令人難以相信拍得出來。相反，《香車美人》則可說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葩。



富婆遇拆白，錢財一場空。作者供圖

小長假在南沙

欣有靈犀

「五一」假期，我們一家人沒有遠行，安靜地留在南沙度假。以前總覺得，小長假出遊就要去熱鬧的地方，後來才知道，人擠人、車堵車、走在路上也覺得很安心。這裏大的旅途，其實一點也不輕鬆。我們家向來怕吵、怕擁擠，而南沙在印象裏一直是人口不多、安靜樸實的地方，這次選擇回南沙的家中靜靜休息，真的是一個再合適不過的決定。

我們在南沙的住處，剛好對着一片綿延的山。每天清晨，不用鬧鐘，自然醒來，走到陽台上，遠遠看着山景，連空氣都特別清新，吸一口都覺得舒服。這次我還特意邀請了中學時最好的朋友來家裏小住。幾個人閒閒地圍爐煮茶，聊過去的點點滴滴，聊現在的生活，不用趕時間、不用顧慮太多，話說不完，心也特別安穩。

朋友說，從來沒有試過這麼愜意的假期。不用趕景點、不用排隊，每天睡到自然醒，身邊是家人，旁邊是好朋友，一起吃飯、聊天、泡茶、唱歌，看着孩子在旁邊跑跑鬧鬧，簡簡單單，卻很快樂。她以前對南沙的印象，只是廣州一個比較偏遠的區，這次親自來了，才真正感受到這裏的好。

我們也開車出去走了走，去了有名的南灣遊艇會。一路上，道路兩旁樹

木茂盛，綠化帶裏種滿了月季花。在南方城市，很少看到這麼多月季，平常只有在北方才常見，所以一看到就覺得特別親切。南沙的馬路筆直又平順，車不多，車速也慢，像我不會開車，走在路上也覺得很安心。這裏不大，去哪裏都方便，差不多20分鐘車程就能到，生活節奏慢，人也跟着放鬆下來。

其實南沙並不是落後，只是不喧鬧。國家對南沙的未來一直有很好的規劃，只是它依舊保留着一份難得的樸素與安靜。南灣遊艇會的建築很漂亮，融合了中西風格，有點復古的城堡味道，氣派卻不浮誇。我們在那裏吃了簡單的西餐，在城堡前拍了幾張照片，留作紀念。那裏還開放給大眾體驗帆船、海釣這些海上活動，讓平常接觸不到的海洋文化，變得貼近生活。

這幾天在南沙，沒有驚喜的景點、沒有豪華的行程，卻是我近年來過得最踏實的一個小長假。原來最好的度假，不是去多遠的地方，而是心能夠安下來。安靜地看山，輕鬆地聊天，簡單地吃飯，陪伴身邊重要的人。

南沙的好，不在熱鬧、不在繁華，而在它的樸實、安靜與真誠。這個小長假，沒有奔波，只有安心；沒有喧囂，只有溫暖。這樣的時光，簡單，卻足夠珍貴。

母親的歌聲

百家廊

我扶着老父親走進房間躺好，打開電視，調到他最愛看的《開門大吉》，轉身要出房間時一段特別熟悉的旋律傳來，我心裏猛地一酸——這是母親在世時，總掛在嘴邊哼唱的歌。

母親離開我們，轉眼快三個月了。從未想過，會以這樣猝不及防的方式，再次與她的歌聲重逢。這簡簡單單的旋律，像一根細細的線，瞬間扯出我心底所有的回憶，把我拉回遙遠的童年。我的整個童年，大半都是伴着母親的歌聲度過的，那些刻在歲月裏的紅歌，裹着母親溫柔的嗓音，陪我走過一年又一年，成了我這輩子刻進骨子裏、永遠忘不掉的記憶。

小時候家裏條件差，沒有電視，也沒有收音機，最大的樂趣就是聽母親唱歌。母親只要一閒下來，就會一邊做手裏的活，一邊輕輕唱歌。母親只唸到初中，認識不少字，她會唱的歌很多，但我最熟悉的只有幾支，母親唱歌不用看歌詞，不用別人起頭，張嘴就能唱。這些歌陪着她熬過了最難的日子，也填滿了我整個童年。

《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》是母親最愛唱的歌。夏天吃完晚飯，我們一家人就搬着小凳子坐在祠堂門口乘涼，母親手裏搖着蒲扇，就會慢慢哼起來：「月亮在白蓮花般的雲朵裏穿行……」

母親最會唱的是《歌唱二小放牛郎》，長長的七段詞，她能完完整整、

一個字不差地唱完。聽她唱「二小他順從地走在前面，把敵人帶進我們的埋伏圈」時，她手裏劈竹篾的動作就會放慢，好像真的看到了那個勇敢的小男孩。母親就是用這樣的歌聲，給我講了最難忘的故事。

《紅梅贊》是母親的勁，冬天又冷又潮，她坐在屋簷下做竹篾，手指被竹篾磨得通紅，她隨口就唱出「紅岩上紅梅開，千里冰霜腳下踩」，這歌聲就是她扛日子的底氣。

母親的手藝好，她做的竹篾又結實又好看。接近春節時，家家戶戶都忙着蒸紅團、備年貨，而母親總坐在屋前趕工做竹篾，一邊劈竹篾、一邊唱《南泥灣》：「花籃的花兒香，聽我來唱一唱……」她說聽這歌幹活有勁兒，再累也不覺得苦。

村裏的老人喜歡圍坐着看母親做篾子，同時也喜歡聽母親唱歌，而且最愛聽的是《英雄讚歌》，當「烽煙滾滾唱英雄，四面青山側耳聽……」響起時，老人們坐得特別直，母親唱得很認真，滿是敬重。她不懂戰場上的事，可她知道，現在的安穩日子，都是英雄們用命換來的，她總教我記得別人的好，要珍惜當下的生活，唱到「為什麼戰旗美如畫，英雄的鮮血染紅了它」時，她的眼神特別嚴肅，讓我和那些老人們也跟着心生敬意。

每逢過節，或是家裏有喜事，母親心

情格外好的時候，就會唱起《歌唱祖國》。「五星紅旗迎風飄揚，勝利歌聲多麼響亮……」她臉上帶着笑意，看着屋前的田地、遠處的村落，眼裏滿是對現有日子的滿意。我小時候特別難哄睡，一到晚上就哭鬧，村人送我外號「校長」（莆田話校和哭同音），母親就抱着我在院子裏來回走，哼着《讓我們蕩起雙槳》的歌，溫柔的調子，總能讓我很快安靜下來睡着。

母親做人特別認真，唱《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》的時候，腰板挺得直直的，一字一句唱得特別鄭重，就算「接班人」3個字帶着莆田口音，也一點不馬虎。母親從來沒去過北京，可《我愛北京天安門》是她最嚮往的歌。每次唱這首歌，她都會朝着北方看，眼睛裏滿是期待。《學習雷鋒好榜樣》就是母親做人的規矩。她常說自己不懂大道理，可歌詞裏「忠於革命忠於黨，愛憎分明不忘本」，她一直照着做。一輩子勤儉樸素，待人實在，不愛計較，默默做事，就像一顆不起眼的螺絲釘，踏實又靠譜，她用行動教會我，做人要善良、要本分。

母親的身體特別好，從來沒去過醫院，我們都以為她能陪我們很久很久。可誰能想到，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，一下子就把她帶走了，連一句話都沒留下。那個會做竹篾、愛唱紅歌、永遠溫柔堅強的母親，就這麼走了，再也不會一邊幹活、一邊唱歌了。

一城煙雨識故人

琴台客聚

徐州是我這趟旅程裏不曾計劃的。只是在一路驅車向前時，窗外的風物漸漸換了模樣，忽然就想起小岳，想起這位十幾年未見的老友如今在徐州工作。心念一動，便繞路到了徐州。小岳知曉我有去教堂彌撒的習慣，早早替我篩選了幾家離教堂最近的住處。因帶着狗寶出行，尋常酒店多有不便，最終選定了老城區一間可攜寵物入住的民宿，地處鬧市卻不喧鬧，推窗即可看見護城河，步行不到半小時便能抵達教堂。

暮春4月，徐州褪去了早春的清寒，風裏已裹着初夏的氣息。我清晨六點便起身，準備前往教堂。還未下樓，就聽到樓下的陣陣人聲，帶着一種沉緩的嘈雜。

行至必經的橋頭，才看見那裏聚集了上百人，大多是年過四十的中年人，風吹日曬的日子，把他們的皮膚染成了深沉的黑紅，眉眼間刻着的紋路布滿歲月的滄桑。他們或蹲或站、或倚着路邊的牆根、或守着一輛舊摩托、舊自行車，車把上別着手

寫的紙牌，字跡潦草卻清晰：修理家電、疏通管道、零工雜活……每當有陌生人經過，他們便會投來目光。那些目光很簡單，是盼着活計的期待，是無人問津後的失落，而後重新揚起希望，一遍遍地循環。那是底層最真實的謀生模樣，為三餐溫飽、家人安康，在塵埃裏低頭行走的模樣。我放慢腳步從旁走過，不敢驚擾他們，心裏泛起一陣難以言說的悵然。

在徐州的兩日，細雨斷斷續續地下，小岳一直陪在側，帶我逛了著名的龜山漢墓、雲龍湖、漢畫像石藝術館等名勝。久別重逢，沒有太多客套的寒暄，問話家常，小岳說起了他的工作。因工作性質特殊，但凡外出工作，幾乎都只能對家人緘口不言去，即是除夕團圓夜，也有好幾次獨自奔走在偏遠路途。深山曠野，荒寒孤寂，別說闔家歡聚，連一碗能暖身的熱湯都喝不上，其中的艱辛，他從未輕易向人吐露。所幸他的付出與擔當，終被看見、被認可，收穫了高級別個人榮譽，這份沉甸甸的榮譽，便是對他所有辛勞與奉獻最好的回饋與肯定。

徐州自古便是兵家必爭之地，厚重的歷史裏，藏着數不盡的金戈鐵馬與戰火硝煙。熟知徐州過往的朋友說，這片土地曾灑滿鮮血，每一寸都承載着無數的家國故事。千百年的風雨洗禮，讓這座城的骨子裏自帶一份堅韌與大義。小岳正是這座城風骨的縮影，他沒有耀眼的光環，只是茫茫人海中一個樸素無華的人，懷揣着滾燙的家國情懷，在無人知曉的崗位上，靜靜守護一方安穩，做着無名英雄。

兩日時光悄然而過，沒有鄭重的告別，我如途經其它城市一樣，一腳油門，就輕輕地離開了徐州。但這座城，卻重重地沉在了我的心底——在那裏見過於橋頭為生計默默奔走的普通人，真切地體會到生活的辛酸與不易；我在那裏聽聞小岳深藏的付出與奉獻，看見了平凡身軀裏的不凡與擔當。這座歷經戰火與歲月的古城，既有市井人間的瑣碎溫情，也有熱血沉澱的硬朗風骨。

世間萬千奔波之人，都在各自的軌道上篤定向前，有人為三餐生計步履不停，有人為初心使命躬身踐行……旅途漫漫，他們皆成了我鐫刻心間的難忘篇章。